

票房突破1亿元 观影人次达300万

# 《厉害了，我的国》奏响新时代的乐章

本报记者 牛梦笛 本报通讯员 路静怡

3月2日,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在全国院线震撼上映,以全方位的视角层层地展现了五年来的中国所取得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厉害了,我的国》上映后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一举夺得中国纪录电影首日票房冠军。截至3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票房突破1亿元,观影人次达300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走过了砥砺奋进的五年,终于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这部电影以恢宏气势、精美画面、激昂的配乐和振奋人心的解说词,将中国五年来的探索太空,开发深海,建设世界一流的高铁、桥梁、码头,5G技术联通世界,艰苦奋斗扶贫攻坚,心系同胞海外撤侨等足以载入史册的非凡成就一一展现在大银幕上,为中国人民了解伟大祖国,为全世界了解辉煌中国,献上了一部真实、感人的国情大片,绘制了一幅新时代的鸿篇巨制。正如影片开场中讲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誓愿,正在世界的东方回响。”



本版图片均为《厉害了,我的国》剧照。

资料图片

## 1 国之重器彰显非凡实力

圆梦工程的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础,是富强国力的真实体现。

伶仃洋海面上,我们建设起世界瞩目的港珠澳大桥。960万平方公里的壮丽版图上,更有数量刷新世界纪录的跨海大桥、跨江大桥以及西部山脉大桥。从世界上穿越沙漠戈壁最长的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到十分钟就能翻越险峻山峰的川藏公路北线,13.1万公里、总里程世界第一的中国高速公路网,正勾勒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新版图。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工程,世界瞩目。这些彰显着我厚积薄发的非凡实力。

保险行业的员工张军库在观看影片后表示,影片中令人叹为观止的“超级工程”、震惊全球的“世界之

最”让他感受到祖国的惊人智慧与强大力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世界首个”“全球第一”“首屈一指”“自主研发”等词汇让他印象深刻。他激动地说:“如今我们刚刚步入现代化征程,未来将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祖国我为你骄傲!”

新疆最长公路隧道坚守者王小东告诉记者,影片刚上映,自己就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同时走进影院。电话里,年幼的儿子兴奋地说看到爸爸了。听着儿子稚嫩的骄傲满满的声音,王小东既无奈又自豪。“儿子哪里是看到我了,我知道他是看到电影里和我一样头戴安全帽的一线建筑工人们。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为了保证项目的安全,我坚守在新疆G577公路北天山特长隧道项目

上。”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看着祖国的公路网四通八达,大桥贯穿海陆,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看向宇宙,王小东热血沸腾:“在北天山脚下,中国建筑的旗帜像一个坚强的战士,依偎在五星红旗下,迎风飘扬。‘一带一路’上,有我,祖国腾飞的路上有我!”

中国基建巴基斯坦赫维利项目的工作者高琦琦说:“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一大批中国建设者在海外用奋斗、用拼搏、用坚守,缔造了一个个精品工程,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很多外籍同事都对我们的发展成果十分羡慕,以加入中国公司为荣。我要把这部片子带到海外工地上去,让他们也来分享这一份荣耀与自豪。”

更有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的农民工夫妻带着孩子走进影院,他们说:“影片中出现的‘天眼’、京新高速、哈大高铁等工程都是我们中建二局建设的,我们觉得特别骄傲。”

## 2 创新技术驱动现代化发展

创新技术的进步,浓缩着科研工作者的超群智慧,引领着世界一流的尖端科技。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正在浩瀚天地间为中国筑梦。大飞机C919试飞成功,国人百年的大飞机梦,终于迎来成真的一刻;AG600顺利下线,填补了中国大型应急救援装备的空白;运20列装空军,实现了中国大型运输机零的突破;“蓝鲸一号”出征南海,“蓝鲸二号”迎来首航。FAST射电望远镜在三位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下终于成功发明,成为弥补人类太空观测死角的明亮“天眼”。

王宇轩是一位“天眼”建设者的儿子,他告诉记者,看到预告片里出现射电望远镜“天眼”时就十分期待,立刻与父亲通了电话。观看影片后,王宇轩感到特别骄傲,“我爸爸常年在外搞建设。有时候我也羡慕别人的家庭,但是今天看完电影,我可以骄傲地指着大银幕上的‘天眼’对朋友说,这是我爹参与建设的。我可以骄傲地对大家说,厉害了我的爸,厉害了我的国。”

航空工业西飞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部的职工黎绒感叹道:“这部片

子我一定要带孩子再看一次,让孩子跟我一起感受一下,这就是震撼人心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智慧、中国发展,这就是令人人为之骄傲、令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成就、中国奇迹。”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孟安看完这部片子后非常振奋:“这部影片是鼓舞士气、壮我国威的好片子。影片中两次出现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多次出现‘复兴号’画面,我作为京沪高铁人,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影片把京沪高铁这个国家的超级工程保养好、维护好、管理好,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作出我们铁路人应有贡献。”

大地院线总经理方斌告诉记者:“《厉害了,我的国》激励大家以榜样为力量,以中国梦为目标,把每一项工作切实做好。”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以电影的方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一种艺术创新。”

《厉害了,我的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度带来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奇,奏响了一曲万众瞩目的新时代乐章。

我我一定要带孩子再看一次,让孩子跟我一起感受一下,这就是震撼人心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智慧、中国发展,这就是令人人为之骄傲、令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成就、中国奇迹。”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孟安看完这部片子后非常振奋:“这部影片是鼓舞士气、壮我国威的好片子。影片中两次出现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多次出现‘复兴号’画面,我作为京沪高铁人,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影片把京沪高铁这个国家的超级工程保养好、维护好、管理好,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作出我们铁路人应有贡献。”

大地院线总经理方斌告诉记者:“《厉害了,我的国》激励大家以榜样为力量,以中国梦为目标,把每一项工作切实做好。”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以电影的方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一种艺术创新。”

《厉害了,我的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度带来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奇,奏响了一曲万众瞩目的新时代乐章。



## ■ 短评

### “在场”的中国梦

□ 贾磊磊

对于纪录片而言,它的表现方式是决定其意义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对于重大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必须要确立的是与这种题材相互适应、相互同构的形式载体。否则,纪录片的真实性、可信度、客观性就会随之衰减。电影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的时政内容与社会思想表达是其至关重要的命题,创作者对于纪录精神的恪守,对于艺术风格的把握,使这部纪录片影片的影像始终呈现出一种客观的“在场性”与渐进的“现实感”,进而为影片的特定内容找到了更为有效的传播效果。

我们知道,“在场性”是纪录片首要的创作原则。所有以纪录片命名的电影作品,都会将镜头尽量拉近到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并将影片的美学定位引入到时代风范的场域。此后,影片还陆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品牌的标志性作品:那些令人引以为傲的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

网,最终汇聚成为一个为中国人举目可见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历历在目的客观现实,是时时“在场”的亲身感受。

推崇摄影机的“在场性”,其实强调的是电影的现实感。它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的选择,而是一种记录精神的确认。《厉害了,我的国》除了以大量的篇幅向观众展现了中国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国之重器”之外,还特别向观众引见了这些恢宏伟业的创造者。观众抵近的不只是客观的物质现实,还有那些开创者、设计者、建设者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在港珠澳大桥奋斗了12年的60多岁的总工程师林鸣,是世界最大的望远镜FAST的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是国产C919大型客机的副总设计师周贵荣,是在万亩黄土地上种植葡萄园的福建民营企业家长陈德启,还有那些在建设一千千伏特的高压工程上凌空走钢丝的工人们,在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中辛勤劳动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是中国梦真正“在场的”创业者、建设者。

至关重要的是,影片让观众看到了这些年来引领我们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影片中他不仅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现场,而且出现在国产大飞机C919的制造基地,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控制中心神舟十一号的发射现场,在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厂房这些“国家重器”生产的第一线,特别是还出现在那些边远、贫困的山区、老区。像山西省忻州市奇岚县老家洼村、河北省阜平地带,并将影片的美学定位引入到时代风范的场域。此后,影片还陆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品牌的标志性作品:那些令人引以为傲的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

我的国》除了以大量的篇幅向观众展现了中国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国之重器”之外,还特别向观众引见了这些恢宏伟业的创造者。观众抵近的不只是客观的物质现实,还有那些开创者、设计者、建设者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在港珠澳大桥奋斗了12年的60多岁的总工程师林鸣,是世界最大的望远镜FAST的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是国产C919大型客机的副总设计师周贵荣,是在万亩黄土地上种植葡萄园的福建民营企业家长陈德启,还有那些在建设一千千伏特的高压工程上凌空走钢丝的工人们,在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中辛勤劳动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是中国梦真正“在场的”创业者、建设者。

至关重要的是,影片让观众看到了这些年来引领我们迈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影片中他不仅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现场,而且出现在国产大飞机C919的制造基地,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控制中心神舟十一号的发射现场,在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厂房这些“国家重器”生产的第一线,特别是还出现在那些边远、贫困的山区、老区。像山西省忻州市奇岚县老家洼村、河北省阜平地带,并将影片的美学定位引入到时代风范的场域。此后,影片还陆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品牌的标志性作品:那些令人引以为傲的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

网,最终汇聚成为一个为中国人举目可见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历历在目的客观现实,是时时“在场”的亲身感受。

推崇摄影机的“在场性”,其实强调的是电影的现实感。它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的选择,而是一种记录精神的确认。《厉害了,我的国》除了以大量的篇幅向观众展现了中国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国之重器”之外,还特别向观众引见了这些恢宏伟业的创造者。观众抵近的不只是客观的物质现实,还有那些开创者、设计者、建设者的精神世界。他们是在港珠澳大桥奋斗了12年的60多岁的总工程师林鸣,是世界最大的望远镜FAST的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是国产C919大型客机的副总设计师周贵荣,是在万亩黄土地上种植葡萄园的福建民营企业家长陈德启,还有那些在建设一千千伏特的高压工程上凌空走钢丝的工人们,在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中辛勤劳动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是中国梦真正“在场的”创业者、建设者。

提起俞丽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她是这首名曲最早的演奏者,也是最权威的演奏者。俞丽拿就职的上海音乐学院,给出了这样的介绍:管弦系小提琴教授、院学科带头人、全国高校名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称号获得者。

2018年春天,记者在上海音乐学院见到了俞丽拿,一双运动鞋,一条牛仔褲,谈起小提琴教学时,78岁的她神采奕奕。

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俞丽拿常与同学一起到工厂、农村进行小提琴演奏,但观众基本听不懂,反映也就不热烈。要让中国听众听懂小提琴,就要让这个西洋乐器“说中国话”。于是,俞丽拿和同学组织了一个小提琴“中国化”实验小组。她想到,能不能先从民歌、民俗乐曲里面拿些东西改编到小提琴上面来。渐渐地,听众能听懂“说中国话”的小提琴演奏了。

为了庆祝新中国诞生10周年,管弦系需要拿出新节目,俞丽拿所在的实验小组最终决定将越剧《梁祝》改编为小提琴协奏曲。实验小组正式着手改编创作《梁祝》,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于1958年冬天完成。1959年5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正式登上舞台,由俞丽拿首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梁祝》成了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美妙乐曲,感动了无数人。《梁祝》还飞进世界音乐殿堂,成为中西音乐结合的典范,成为第一次让西方乐器开口“说中国话”的“中乐西奏第一曲”。

如今,俞丽拿潜心探索的是,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用小提琴奏出中国好声音。

俞丽拿深知,要发展中国的小提琴事业,最要紧的是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让小提琴事业后继有人。50多年来,俞丽拿最看重的是她的教师身份。在她眼里,上课永远排在第一位:“我首先是一名教师,演出、开会、接受采访等,都要为上课让步。”俞丽拿在教学工作中针

对中国学生的特点,摸索着建立了一套符合小提琴学习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方法、教学体系,为中国小提琴培养出了黄蒙拉、王之炅等优秀的演奏人才。

2010年,70岁的俞丽拿开了最后一场个人音乐会,从此告别舞台,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我一辈子都要教,生命不止,教学不息。”在教学之余,俞丽拿还挤出时间出访、讲学,担任各类小提琴比赛评委等海外活动。“我自觉带着传播的使命,在不同国家、不同场合宣传中国传统音乐。”她说。

## 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

### 幸福是不断追寻的过程

15年前,我怀着一个小小心愿,希望写一个故事,能够用这个故事的稿费资助一个失学的孩子。我把这个举动称为“写一个故事送给世界”。就这样,我迅速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嘟嘟嘟》,被当时中国童书第一品牌的“小布老虎”丛书看中。这个只出版名家名作的丛书,第一次收录这样一本纯粹的新人新作。于是,我资助失学儿童的梦想顺利实现,并且从最初资助一个孩子变成了资助30个孩子,成立了“童喜喜春蕾班”。

《嘟嘟嘟》一出版,就畅销不衰。我因此晋升到专业作家队伍里,而这部10万字的作品,我用6天就一气呵成。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是幸福的,可事实恰恰相反。《嘟嘟嘟》的出版虽然的确给我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开心,但这种轻而易举取得的成绩,让我觉得写作是如此简单,简单到简直有些乏味。直到一年之后,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以儿童文学的方式反思南京大屠杀。

此后的五年中,我前后写了二十多个小说提纲、四次写出数万字

的开头,却没有一篇能够完成。直到2009年春,我才完成初稿,当年6月完成了修订稿。

当我终于完成这部《影之翼》之后,我知道我完成了什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国际儿童文学的阿伦达教授读完我儿童读物联盟(IBBY)张明舟副主席对这本书的简介后,当场泪流满面,主动表示希望翻译推介这部作品。这也再次证明:童书是人性光芒的汇聚,儿童文学没有国界。

从6天完成《嘟嘟嘟》,到5年完成《影之翼》,在两者的比较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何为幸福——幸福,不是收获的结果,而是不断追寻的过程。

因为《影之翼》的写作,在查历史资料中,我得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被深深震撼。完成书稿修订,我受到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教授的邀请,参加新教育年会。我哲

别文学,投入到了新的领域——教育。从那开始,我和全国各地的教育变革者并肩行动。

2005年,我与作家李西西联合创办“喜阅会”,开始向贫困儿童赠送各类课外书。2010年底,我和朱永新教授联合启动“新教育种子计划”公益项目,迄今已经服务了1000余名一线教师。2011年底,我用稿费启动“萤火虫亲子共读”公益项目,迄今举办了7000多场阅读推广活动。2014年,我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张秋林社长等各位师长支持下,启动“新孩子”乡村阅读公益行。一年之中,我独自一人走进了100所乡村学校,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区,为7万多乡村的老师、父母、孩子,进行免费阅读讲座196场。

身为作家,记录美好当然就是在创造美好。但是,还有一种创造美好的方式,就是让文字的美好在生活中落地生根。如何让文学的理想教育的土地上扎根?我不断反思着,结合着一线教育的需求,从教育的推广人,成为教育的研究者。

经过8年的研究,去年11月4日,在清华大学附属CBD实验小学里召开了“童喜喜说学课程全国高端研讨会暨第三届新孩子校长联盟研修班”,以《童喜喜说写手账》系列图书为初步成果,正式推出了我和团队伙伴对说写课程的研究成果。

人的快乐,分为兴趣、乐趣和志趣三重境界,兴趣是偶然闪现的火花,乐趣是在兴趣的基础上感受到其中持续的欢乐,而志趣则是有志于此,从而自得其乐,甚至以苦为乐,乐此不疲。而幸福,就是志趣的别名。为中国的孩子们写作,我幸福。

(本报记者 饶翔采访整理)

